

錢澄之全集之二

田間詩學

朱一清 校點



安徽古籍叢書

錢澄之全集之二

田間詩學

朱一清校點

黃山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田間詩學/(清)錢澄之撰;朱一清校點. —合肥:
黃山書社, 2005. 7

(錢澄之全集之二)

(安徽古籍叢書第3輯/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)

ISBN7-80707-071-4

I. 田… II. ①錢…②朱… III. 詩經—文學研 IV. 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111322 號
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

本書出版得到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資助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

田間詩學

[清]錢澄之 撰

朱一清 校點 余國慶 諸偉奇 審訂

*

責任編輯 張曦仲 班 古

責任校對 張曦仲 封面設計 國 亮

黃山書社出版發行(合肥市金寨路381號)

合肥杏花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32.625 字數 578千字 印數 2000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707-071-4

定價 58.70 圓(精) 48.90 圓(平)

凡發現本書有印刷、裝訂錯誤,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。

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

我國歷史悠久，典籍豐富。我省地處南北之交，學術尤擅其盛。數千年來，哲學、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語言、科技，作者輩出，著述如林，或自名一家，或蔚然成派，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，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。允宜及時整理，以廣流傳。

粵自明清，以至近世，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、龍眠叢書、貴池先哲遺書、南陵先哲遺書諸刻。一九三一年，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，所收皆皖人著作，分期影印。出至第六期，以抗戰軍興而中止。盛業未竟，論者惜之。

今者，中央倡導整理古籍，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。原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，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。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，批判繼承，古為今用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。最其體例，約有數端：一、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，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，根據內容，分類成輯。注意稿本、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。二、整理方式包括輯、校、標點和注釋、今譯。校勘，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，校以他書，或加補輯、編次。標點，採用新式標點。注釋，務求精確，但不作煩瑣考證。整理中，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。三、先秦、兩漢著作及文字、訓詁之書，皆用繁體字，其餘則多用簡體字，版皆豎排，以期一律。四、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，得於書內題名。

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

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修訂

整理說明

田間詩學，十二卷，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、詩人錢澄之所撰。該書始撰于康熙乙卯（一六七五年），完稿于康熙己巳（一六八九年），歷經十餘年，七易其稿而成。錢氏在與余佐廬的信中說：「四十年心血，盡於詩易兩書，頗發先儒所未發。」（田間尺牘卷四）田間詩學繼毛傳、鄭箋、孔疏、詩集傳之後，又增補宋明治詩精當者二十家，可說是一部彙錄自漢、唐、宋、元、明諸儒說詩的集大成之作，在我國詩學史上應有着重要價值和影響。

錢氏編撰該書的宗旨十分明確，正如他與張敦復學士書中所說：「弟於詩特宗小序，以小序去古未遠，其世次本末雖難盡據，然大要不甚謬也。至於註疏傳註，諸儒之說，未嘗專徇一家。朱子集傳凡從鄭夾漈說者，概不敢遵，若毛氏之傳會，鄭氏之穿鑿，皆力闢其謬，亦各從其是者而已。詩與尚書、春秋相表裏，然必考之「三禮」以詳其制作，徵諸「三傳」以審其本末，稽之「五雅」以核其名物，博之竹書紀年及皇王大紀，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。而且列國之封域、山川之形勢變遷不一，即今之輿誌以考古之圖經，而參以平生之所親歷，則鄭譜言之不詳，而圖經所載亦未確也。若夫義理文句之奧，諸儒多以臆解，朱子置爲未詳，細繹經旨，本自分明，循理據實，絕無牽強，於是或發先儒之所未發，或先儒見及之而說未暢者，則極言以暢之。」（田間文集卷五）所以該書說詩不主一人，既不隨意漫測，也不主觀臆

解，而是原本風雅和史實，力求得其「至是至當」。這種實事求是的求實創新精神，成為全書的一大特色。其主要特徵是：

一、徵引資料，辨正詩義。錢氏對諸家說詩的疏誤之處，盡力查考有關資料，進行實事求是地仔細分析，一一予以辨正。如大雅公劉遷邠的問題，毛傳、鄭箋認為是從邠遷邠。而錢氏據史記：「后稷封于邠。后稷卒，子不窋立。不窋末年，夏后政衰，去稷不務，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。不窋卒，子鞠立。鞠卒，子公劉立。」錢氏認為：「自不窋竄于戎狄之間，不居邠矣，今慶陽府有不窋城，是其居也。公劉遷邠，蓋自不窋城遷，非自邠遷也。毛、鄭皆誤。」可備一說。又如大雅靈臺，錢氏引三輔黃圖曰：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。」本三處，但地相近耳。朱子謂：「臺下有囿，囿中有沼，非也。」再如鄭風風雨結尾，朱子謂：「詩辭輕佻狎昵，非思賢之音，改為淫奔之女，當風雨之時，見所期之人而心悅之也。」錢氏面對朱子片面理解「鄭風淫」的觀點，進行直言質問說：「夫輕佻狎昵，鄭之聲也。後人比物寄興，皆託為男女之辭，若以辭害志，則屈原、宋玉之賦，皆淫邪之辭矣。」問得有理，充分表現錢氏辨正詩義的實事求是學風。

二、竭力釋補，增加新意。錢氏對諸家說詩感到不足的地方，用〔按〕或按的手法，盡力進行補充。據全書共用了一五四個按和一五二個〔按〕，如周南采芣，毛傳云：「采芣，馬舄、車前也，宜懷妊焉。」錢氏〔按〕：「采芣，好生道上牛迹中。」本草云：「子（指車前子）宜妊，治產難。」作了新的補充，言簡意明。

又如小雅車攻「大庖不盈」，錢氏〔按〕：「古者田獵，獲禽面傷不獻，踐毛不獻，不成禽不獻。擇取三等，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膊爲上殺，以爲乾豆，奉宗廟。達右耳本者次之，以爲賓客。左脾達于右髀爲下殺，以充君庖。每禽取三十焉。」這補充既有助於了解詩義，又擴大了讀者的知識面。再如小雅蓼莪中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」五句，毛傳云：「鞠，養。腹，厚也。」箋云：「畜，起也。育，覆育也。顧，旋視也。復，反覆也。腹，懷抱也。」而錢氏串釋補充爲：「鞠，通作『𢇛』，說文云：『兩手曰掬。』幼時母嘗置手中也。拊，謂拊摩其身體，察其肥瘠，憂其痛癢也。畜，兼止與養二義，既乳哺之，又謹其出入也。長者，如南風之長養萬物，日盛一日也。育者，育其德也，其調理在性情氣質之間。顧，還視也，常日在之，察其所行。復，反復丁寧，諄諄然命之也。腹，懷抱也，自少至長，惓惓置之懷，出入以之，不暫釋也。」釋補得多麼細致入微而感人。

三、積極創新，提出己見。錢氏用〔愚按〕的形式表達出來。據統計，全書三百零五篇，只有衛風河廣、王風葛藟、采芣、鄭風狡獪、齊風還、陳風東門之楊以及小雅白華、由庚、崇丘、由儀、谷風等十一篇沒有〔愚按〕，其餘各篇都有〔愚按〕，有的一篇有好幾個〔愚按〕。全書共有三四一個〔愚按〕，這些都融注了錢氏一生研究詩經的心得體會。例如衛風氓首章就有〔愚按〕：「此婦之失，全在誤認此氓爲蚩蚩，以爲忠實可託終身也。觀其假貿絲以誘婦，此豈蚩蚩者？志在利其賄耳。」真是一針見血，給人耳目一新。又如小雅巧言第二章末的〔愚按〕：「小人初爲不信之語，以嘗試人君，君涵容之而不辨其真偽，乃

始敢爲讒言，以肆害于人，君復信之，則其讒益甚。故僭者，亂之萌，而禍起于涵讒者。亂之成，而禍由于信。苟當僭之始，即怒而拒之，則讒言不興，而亂庶幾即時沮矣。當其讒之至而疑，而不信，則福在國家，而亂庶幾從此已矣。是君子之不信，即其社也，傷王（指幽王）之有以成其亂也。」對讒言之興與國家禍亂的關係剖析得多麼深刻，至今還給人啓迪，具有借鑒意義。再如大雅文王第五章「王之蓋臣」的「蓋」字，毛傳、朱子：「蓋，進也。」錢氏（愚按）曰：「蓋，爾雅云『進也』。」周鄭之間，蓋曰「才」，皆餘也。子與蓋同義，謂之蓋者，士之特出而僅有者也。」釋得多麼貼切。除（愚按）之外，凡是對詩的某一句有獨到見解的，錢氏亦一一補充。如大雅桑柔第十三章「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」，毛傳：「類，善也。」鄭箋：「類，等夷也。」朱子：「敗類，猶言圯族也。」而錢氏釋爲：「大風之來于隧者，萬物爲之摧殘，貪風之出于朝者，士習爲之敗壞。其所由者深，故力所及者遠也。」比喻形象深刻，令人深思。特別是錢氏的積極創新精神還表現在：不管是平生老友或子姪學生輩，只要對詩有一得之見，一律採用。例如鄘風干旄第二章「良馬五之」、第三章「良馬六之」，這「五之」、「六之」怎麼解？錢氏採用了從子光夔的說法，光夔曰：「予觀今騾車皆四馬，前一馬去車稍遠，上岡則引之，使後騎藉以力進。後一馬下阪則曳之，使前騎不至奔蹶也。『五之』、『六之』，應是此義。」這是從現實生活中觀察體會出來的，令人信服。

綜上所述，田間詩學確是一部力求「至是至當」，以發前人所未發的富有求實創新精神的學術著作，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評：「持論精核。」實開清代樸學之先導。清代姚際恒的詩經通論自序中說：

「涵泳篇章，尋繹文義，辨別前說，以從其是而黜其非。」顯系受田間詩學的影響。但錢氏過於推崇詩序，沒有完全擺脫前人「以史論詩」的窠臼。

田間詩學的版本，據有關圖書館的館藏著錄，有：

(一)田間詩學不分卷，清康熙二十八年錢氏樹雉堂刻本。一爲清孫鳳城批點，該書是金山高氏吹萬樓舊藏，首頁有「孫鳳城讀書記」和「田畊居藏書」的印記，前人定爲孫鳳城批點本。現藏復旦大學圖書館。一爲金蓉鏡批校，藏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。康熙本當是田間詩學最早的版本。錢氏于康熙二十五年與李醒齋的信中說：「去夏即抵吳門，易學、詩學、莊屈合詁，並拙集文稿次第梓成。」(田間尺牘卷一)因而田間詩學遂于康熙二十八年問世。

(二)田間詩學十二卷，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刻本。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之聖諭：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，奉上諭：『惟蒐羅益廣，則研討益精，如康熙間所修圖書集成，全部兼收並錄。』」由此可見四庫本田間詩學，實是康熙樹雉堂刻本的抄寫本。

(三)田間詩學五卷，錢飲光全集三種之一，清同治二年桐城樹雉堂藏版重刊，藏安徽省圖書館。

據此，本書校勘以孫鳳城批點本(簡稱「孫批本」)爲底本，金蓉鏡批校本(簡稱「金批本」)和文淵閣四庫全書刻本(簡稱「四庫本」)爲校本。因錢氏引用毛傳、鄭箋、朱註較多，故又增清阮元校刊的十三經注疏本(簡稱「注疏本」)和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本詩集傳(簡稱「集傳本」)爲校本。校勘的原則

是：

一、原文脫誤有充足根據加以訂補者，逕改原文，不出校記。

二、顯系筆誤者，逕改，不出校記。

三、異體字一律以通行字爲準，不出校記。

此外，孫鳳城的批點，從詩的藝術角度着筆，很有特色；金蓉鏡的批校，時有一得之見，都給讀者有啓發，故全文照錄，附在各篇校記中。孫鳳城、金蓉鏡的批點文字，有對全詩批的，則在該詩末章加「」號，有對詩的一章或一句批的，則分別在該章末或某句末加「」號，以示區別。

錢氏學識淵博，引書達數百種。但他引用諸書時，往往是跳躍式的刪節，增損較多。正如他在田間易學凡例中所說：「引用諸書，或因辭重冗複，稍加刪削；或因文句晦澀，改竄數字，令讀者易於通曉，僭竊之罪，所不敢辭也。」因此，一般保存原貌，不作更動，但對少數數字義有誤的，則在校記中說明。錢氏引用諸書，也有個別疏誤之處，如小雅小弁第四章：「鳴蜩嘒嘒」句，錢氏引陸氏云：「鄒陽柳賦云：『蜩蟬厲響，蜘蛛吐絲。』」查柳賦爲枚乘所作，而且在全漢賦（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）中，鄒陽名下無柳賦，顯系陸佃引錯，而錢氏未能勘正。

田間詩學涉及的知識面廣，引書且多，又加資料所限，增加了校勘難度。幸得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諸偉奇，復旦大學圖書館吳格、劉一萍，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同志及安徽省圖書館陳春

秀等同志的大力支持，校點工作得以完成，在此致以誠摯的感謝！由于校點者學識謏陋，校點疏誤之處難免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朱 一 清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八日于安徽大學

田間詩學序

徐元文

詩學之言，人人殊也：自毛傳立學宮〔一〕，而三家之詩廢；自鄭箋表識毛學，而賈逵、崔靈恩之徒所爲註釋皆廢。然而鄭之於毛，已多異義，王肅有述毛非鄭之論，後人爲之調解折衷，卒以此爲一家之學也。唐孔穎達奉詔撰正義，蓋刪二劉之疏，混南北爲一，而兩存毛鄭之解，說詩者宗之矣。王氏新經行，而正義又幾廢，然學者之信新經不甚篤也。自宋夾漈詩傳辨妄，專斥小序，而朱子從其說，索癥求疵，排擊益力，諸儒或爲之羽翼，或與之立異，應違相半，紛紜滋多。迨有明三百年，惟集傳著於功令，學校師生誦誦，而古注疏束之高閣矣。集大全者，僅襲安成劉氏通釋，又未博采異說以旁通曲暢其旨，用彼拘牽，成其固陋，無足怪也。明季干戈擾攘，有志之士，往往自放棄於廣川長谷之中，以著書自娛。入國朝以來，爲逸民遺老，無所復顧徇於舉場之業，乃得肆志於經傳，以究觀前人之說之得失而辨之也，彌精且詳。若欽光先生，蓋南國之逸民遺老也，故其所自爲詩古文及諸經解，皆以田間爲名。先生於詩最長，皆原本風雅，故其說詩，能實見其所以然，而非懸揣漫測以求苟異者也。夫讀書者，惟虛公而無所偏倚，乃有以得其至是至當。朱子之作集傳，其意亦以爲斂輯諸儒之說，而非一人之獨見也。惟其先有

詆訶小序之見橫於胸臆，故其援引指摘，時有不能無疑者。後人說詩，若先有詆訶集傳之見橫於胸臆，則其所援引指摘，不足以服人之心，有甚於朱子者矣。我獨善夫飲光先生之詩學，非有意於攻集傳也，凡以求其至是至當而已。於漢、唐、宋以來之說者，亦不主一人也。無所主，故無所攻矣；無所攻，無所主，而後可以有所攻、有所主也。其斯爲飲光先生之詩學也，其諸異乎攻其所必攻、主其所必主者歟！史遷謂：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」先生以爲此指變風、變雅而言。又自風雅而之於離騷，尤變之變者，由屈子之所處，而逆志千載之上，論世尚友，知史遷之所指，皆變風、變雅之詩人之所爲。而正風、正雅之詩人，決不爲之也。其善說詩可知矣。夫有先生之詩學，而後能爲先生之詩，惜乎其放棄而不復返，其言無所施之於清廟明堂，爲光華碩大之辭，而第倣厥體於變風、變雅，以寫其憂思牢愁也。此余所以因序其詩學而不勝慨然也。時康熙己巳冬十月。

校記

〔一〕金批：「學官」應作「學官」。毛傳至漢平帝末，始得立于學官。漢之初興，齊、魯、韓三家詩先立學官，置博士。

田間詩學序

張英

余家世治毛詩，自先大參公用詩起家，先世父太常公、季父大司馬公皆受詩，以迄余之身及余之子，亦幸以詩弋獲，故里中號余張氏詩有家學云。然帖括之業，率遵考亭集註，不敢僂錯。每博考註、疏、箋故諸書，竊謂小序去古較近，必非無稽，不知考亭何所見，而概擯之。嘗欲與同志諸子以小序爲職志，旁搜賸討，折衷先儒之說，勒成一書，歸於至當，而牽制於帖括未能也。今讀欽光先生詩學，而後吾志始暢然無所遺憾。先生嘗貽余書云：「詩與尚書、春秋相表裏，必考之「三禮」以詳其制作，徵諸「三傳」以審其本末，稽之「五雅」以核其名物，博之竹書紀年及皇王大紀，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。而且列國之封域、山川之形勢變遷不一，即今之輿志以考古之圖經，而參以平生之所親歷，則鄭譜言之不詳，而圖經所載亦未確也。若夫義理與文句之奧，諸儒多好以臆解，朱子置爲未詳，細繹經旨，本自分明，循理據實，絕無牽強，於是或發先儒之所未發，或先儒見及之而說未暢者，則極言以暢之。」太史公謂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」，先生以爲皆指變風、變雅也。若二南無所爲好色之事，菁莪以上，無所爲怨誹之言也。國風於衛宣、齊襄、陳靈之事，醜言無忌，寧諱其淫。采風者因其言之醜，而錄以爲

淫者戒，故曰不淫。小雅當幽厲之世，宮闈左右，肆其指斥，不謂之亂得乎？原其心，惟冀聞之者之知所畏懼，雖得罪而無悔，故曰不亂。諸如此說，皆有功於先儒者不少也。蓋先生自髫髻至暮年，於書無所不讀，又曉暢義理，其識高，其筆健。識高則不爲古人所欺，不爲小儒曲說所惑；筆健則辭足以達己意，辨足以祛人疑，無騎牆模稜之見，無囁嚅喉吻間格格不能吐之病。近今說詩者，言人人殊。至於先生，雖專門名家，未之或先也。余反覆細繹，既歎先生詩學之精微博大，能見聖人刪定之心於千載之下，發漢、唐、宋、元諸儒所未發，又深幸吾黨宗本小序之意，不期與合，有以愜生平未畢之願，故不揣而爲之序。至先生之羽翼經傳，於諸經多所發明，則海內士大夫知之已久，非余言所能悉其萬一也。

詩學凡例

一、是編一以小序爲斷，小序去古未遠，其世次本末雖未可全據，要不大謬也。鄱陽馬氏極推小序，而夾漈鄭氏力闢之，朱子乃每主夾漈之說。夫詩之爲道，未有直陳其事、直寫其意者也。大抵含蓄詠歎，使人得其指於意言之表，使非序一言以斷之曰此爲某事也，後之人何所據以解詩？即夾漈亦何據以駁序說之謬哉？若舍序以說詩，隨意作解，泛濫無歸，非傳會，即穿鑿，詩學之弊，有不可勝言者矣。

一、小序者，詩題下發端二語。如關雎：「后妃之德也」；葛覃：「后妃之本也」；卷耳：「后妃之志也」，只此謂之小序，蓋古序也。此下諸語，不過即其說引而伸之，乃東漢衛宏所作，往往傳會左傳、國語以爲之，余不敢概從也。

一、衛宏之學，傳自毛公，是毛傳在序前矣。而詩序作於衛宏。宏之序，小序下發明數語者是也。若小序兩語，自屬毛公所師授，毛公本之以作傳者也。鄭康成爲箋，以暢毛公之說。孔仲達復爲正義，并演鄭氏之旨，於是毛傳始益大明。然鄭與毛亦時有異同，大抵鄭信識緯，故多異說，未若毛傳之醇正也。

一、朱子集傳，半遵毛鄭，間出己意，明白易簡，迥出於毛傳、鄭箋之外，確不可易矣。而亦有過於拘泥者，理學之談，未可概爲風人語也。至於變風諸作，大半目爲淫奔，此皆由鄭夾漈誤之，吾不敢從。吾之從朱，猶之從毛鄭二家，取其是者而已矣。

一、宋、元、明三朝，治詩者數百十家，其書至多，以余所覽，僅數十種，擇其議論精當、能發昔人所未發者，具錄之，餘未能偏及也。其引據姓氏，備載於前。

一、詁釋皆本爾雅，而佐以陸氏、仝、羅氏兩家之考據，於禮樂制度，草木禽獸之名，亦頗覈矣。至於山川地里，古今異名，都邑形勝，時移代易，徧稽輿圖，兼以遊蹤所至，到處詢訪，似於圖誌所載，尤爲詳核。

一、京山郝氏解，余初受經時，先君子即授以是書，因知有小序、大序之別，而解經斷宜遵小序也。特郝氏拘定序說，序有難通者，輒爲委曲生解，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；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，不得其平，至於議論之精醇者，又往往足以發明集傳，其功不可誣也。

一、晉江何玄子先生作詩經世本，向謫南曹，時劾劄甫竣，即持以示余，使爲校訂。余少好異書，見其以詩編年，混風、雅、頌而一之，則大駭，秘爲帳中物。今讀之，其牽強杜撰頗多，至於考據精詳，有恰與詩指合者亦存之，以備一說。何先生授余以易，又授以